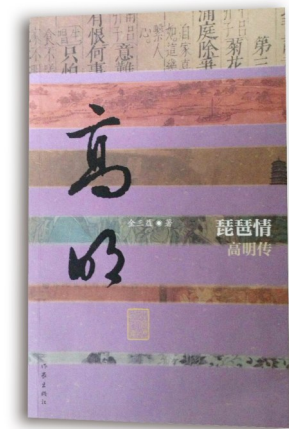


# “琵琶”虐我千百遍 我待“琵琶”如初恋

■金春妙



集善院门前高郎桥。

关灯，熄火。车窗外是起伏的蛙鸣。远处隐隐约约的鼓词声传来，唱腔悲凉沧桑。我伏在汽车方向盘上，凝视着对面重新翻修过的集善院。

无数个寂寞夜晚，当我写作《琵琶情——高明传》遭遇瓶颈时，都会把车停在“高郎桥”上（真正的高郎桥已不知所踪），夜深人静时，听河水无声细流。传记写作，我是个新手，此前除了写人物采访和散文，从来没有接触过长篇。对于这样一部长篇巨著，传主又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家，我底气不足，怕写不出高明的精气神。但是我又是如此地热爱他，就像寻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，急于和他拥抱。我打小就从他身边走过，凝视这破旧的院落，好奇打量着里面的坟茔，心中一直有个解不开的谜团：他从哪儿

来？又去向哪里？他是如此默默，以致身为乡邻的我对此一无所知。直到高中，才得知我身边沉睡的故人竟然是世界戏剧大师、南戏鼻祖高明，他创作的《琵琶记》演习梨园，几半天下，独创的双线戏剧结构，成了明清传奇的写作范本。

600多年的光阴逝去，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和他在文字里重逢，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，触摸着他的七情六欲。关于他的资料，流传下来的很少，如何还原他，一时成了难题。好在我们是同乡，根据有限史料，我们（本书另两位作者张益、胡少山）一步步丈量他生活过的空间。虽隔着时间距离，但或许我们在同一条河流游过泳，在同一个庙会赶过集。那么，我不写高明的伟大和不朽，尽量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，可对经历者来说，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。

为了更真实地触摸600多年前高明生活的地理环境，2013年8月开始我们两度顶着酷暑，冒着台风，从瑞安阁巷高则诚纪念馆集善院开始，历经丽水、缙云、义乌、杭州、绍兴、慈溪、宁波、鄞县栎社、嵊州等地，绕着浙江省探寻高明的生前足迹。

寻踪艰辛又坎坷：在开往义乌城郊的路上突遇一场大暴雨，我手握方向盘，战战兢兢驶

离暴雨地带。义乌当时是“东边日出，西边雨”，好不容易逃出暴雨雷声的魔爪却在导航指示下又开进那片前不见天，后不见地的白茫茫雨幕中。如此境遇，和史料上的三杯亭师生分别的天气十分相似。

每座城市的博物馆留下我们匆匆的步履，一只瓷碗，一个带钩，都是创作元素。一轮孤月，一场暴雨都怀想着古人的愁肠和纠结。曾记得杭州宋城瓦肆回眸一笑百媚生遇见的惊喜；曾记得栎社滂沱大雨沿着旧时的屋檐倾注而下；曾记得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——瑞光楼遗址就在芙蓉楼河畔静卧，当时狂喜到扔掉雨伞围着遗址碑文又蹦又跳……

时隔一年又北上元大都和元上都寻找高明生活的时代背景，通过那蛛丝马迹毫不连贯的踪迹，我似乎触摸到了高明生命的温热。

2012年开始起草创作时，一边忙着繁重的教学工作，一边挑灯夜战写作，紧张和劳累让我不堪重负。我一直盼望，早点结束这炼狱般的生活。我多希望早点把高明写“死”，他“死”了，我就解脱了。然而当笔下一点点靠近真实的高明时，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，他中举，我欢欣；他沉抑下僚，我愁眉不展；他受冤屈，我比谁都难过；他有爱不敢爱，我一声叹息……我一直盼望着他早点“死”去，然而真正写到尾声“死”去时，我崩溃了，坐在电脑前号啕

大哭。尚读小学的儿子吓坏了，不断地抽出纸巾帮我拭泪……哭过之后，我知道，书未完成，还不能激动，于是尽量平复自己情绪。我在键盘上敲出高明死在荒凉古道上的情景，悲到极致；与此同时的场景是高明创作的《琵琶记》正热闹上演，欢到顶端。“死”与“生”对比，“悲”与“欢”相衬，“孤坟”和“欢场”呈现，我借用了高明独创的双线结构叙事方式。于是我的家人经常看到这一幕：我一边流泪，一边欢笑，痴痴癫癫，虐心到极致，键盘噼里啪啦……高明的形象在书中不受控制地朝我原先没预见的方向发展。书出版后，这一页我不忍直视，看一次心痛一次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？

往事一幕一幕，高明倾尽毕生的精力只为一部《琵琶记》，我也用了3年还原高明的一生。虽然自知无法达到他的高度，但亦用了真诚的心一字一句在电脑上敲出来的。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，在某个历史瞬间，在某个寂寞角落，过着寄人篱下的困窘日子，却依然一腔热血向戏剧。他生前是那么渺小、卑微、凄清，不能不令人抱怨天道的不公；可他又活得那样从容、正直、笃信。

这样叙述着，我有了一种久违的、熟悉而陌生的感动，一种新生的力量让我从世俗生存压力之中超拔出来。

“琵琶”虐我千百遍，我待“琵琶”如初恋！

## 早起

■李浙平

天刚有些蒙蒙亮，我便起床漱洗，穿上晨练服，徒步朝万松山而去。

这段路需要走20来分钟。此刻，路上行者稀少，一切都显得寂静。偶尔驰过出租车，给这片安静中带来一些热闹。道路两旁榕树已经开始了它的落叶，一夜秋风让落叶铺满了地，像是一幅牛皮纸上被无端洒上许多墨汁，难看极了。在有些凉意的晨风中，我看到一位穿着橙红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，拿着一把大扫帚，正用心地扫地上的落叶，然后装进垃圾车。被他扫过的地方，很干净，仿佛是一片雨后的天空。

很难判断这位环卫工人的年龄，看他那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且爬满皱纹的脸，应该有60多岁了，但看他那矫健的扫地身手，仿佛还未达知命之年。也许是这个职业的痛苦，也许是他必须每日要于凌晨早起重复这一种劳动，也许他总是靠一个人之力默默地去完成他的工作，他在扫地过程中的表情始终是沉默、僵硬的。而当他的嘴在缓缓嚼碎口中食物时，才略显一丝生气。没有路人会去向一个正在劳动的环卫工人嘘寒问暖，这使得他们的言语很少。但是，他们眼神总归是炯炯的，因为他们要看清哪个角落里还留有垃圾。

当我走过他的身边，踏过没有落叶和垃圾的地面，不由得生起一股敬意，如果没有这么多像他一样的勤奋劳动者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将会怎样。于此，我有什么理由随手抛垃圾呢？

于我这个不好晨练的人，登山石阶总显得陡而长，目的地遥不可及。但是既来之，则当登临一番，不负这大好秋意。

上山下山的人很多，人一多就有了热闹气氛。又因为是晨练，人人可以自由地边行边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，而怕旁观者视若异态。我缓步拾级，渐渐可以看到身后市区的房顶了。这时候，旭日正以它的温暖穿过树丛，让我身上的寒意尽去。东方已经红霞满天了。

树枝相互纵横交错，密密的。只闻得鸟雀的叫声，此起彼伏，却不见鸟儿栖枝、穿掠的身影。在光合作用下，叶子送出沁人心脾的氧分子，让我神清气爽。有阳光的日子里登山，是令人舒畅的，因为消失了雨季里腐叶败枝蕴结的蚀气，一切都变得芬芳。于是，登山脚步也变得快捷，不久便到了我想要到的位置。

沿着盘山小径，我缓步而行，转珠默诵，目含大千。迎着沐面的秋风，却感不到秋的肃杀之酷，这便是初秋之美吗？没有凋零的恐惧，没有秋寒的落寞，没有淫雨的肆虐，没有残红的忧伤，一切都是那么无念，一切都是这样自然，我不应该辜负这初秋于我的净洁之恩了。于是，用手机拍了两张，题曰：“独自登临，观旭升，闻鸟鸣，沐清露，静诵缓步，其自在也无穷。是念无念，一脱挂碍。”发于微信，也得诸友一赞。可见，人人都爱大自然，爱我们的家乡之美。

万松山被美化了，虽不成其为调心净域，却也不失为健身之所在，这是需要感谢许许多多为它付出劳动的人们。然而，山中有些地方，尚有诸多空旷坟茔露于地面，何时以绿化掩其苍凉之状，或许也会是登临者所期盼的。

美，就在身边。但需要我们为它持续不懈地付出劳动。

##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山水

■姗姗

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我非仁者，更不会自嘲智者，只是个无爱不欢的小女子。

朋友去旅游，问我意见，我给出了很私人的答案：“重要的不是去哪里，而是和谁一起去。和喜欢的人，不论男女，即使去水沟边也能如去马尔代夫度蜜月，旅游只不过是换个地方留下彼此相爱的脚印。”

回想起我这几年，省内的大好河山阅览无数，不喜欢教科书般的旅游攻略，更达不到“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三重人生境界，最怀念的还是和小A牵手走过山水，潮涨时相扶观海，潮落时牵手相爱的日子。没有山盟，没有海誓，只

有默然相爱，寂静欢喜。

那时我稚气未脱，小A尚年少。我们都喜欢唱邓丽君的歌：“究竟为了什么，我见你就笑，因为我已爱上你，出乎你的预料，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永远没烦恼。”

走过许多海边，每个海角都留下我们的脚印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驱车前往西湾海滩，晚夏傍晚时分最好，也正值小蟹横行之际，沙滩上星星点点的小孔，我们往深处挖，挖到有水的地方就有小螃蟹。小螃蟹浑身半透明浅黄色，放在手心像个豆子那么大，或张牙舞爪或四处躲藏。最终大自然的归自然，我

们放它们回归海滩。

每到海边，我都要挽起裤脚在沙滩上徘徊，小A则从各种角度为我拍照。潮涨时，我把头歪倒在他的肩膀上，他用手揽我入怀，说着你依我依的情话，一起看着落日余晖。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我们坐着的礁石，诉说着海的多情。山对岸已然华灯初上，亮起万家灯火，我们起身告别，身后留下无尽的眷恋。

车开到半山腰时，已是月朗星稀，看到水面上星光点点，想起龙应台《幸福》里的句子：“有人在城市的暗处挨饿，有人在房间里举起尖刀，但你仍然能看见，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灯火的船在慢慢行驶，15

岁的少年在慢慢长高，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。”而我们不仅看海上的船，还能停车拍照，在傍晚守着三脚架用慢快门拍船行驶的轨迹，耳边晚风呼呼啦啦地吹，身边的车呼啸而过，山脚边，月亮下，我冻得瑟瑟发抖，小A站在风口为我挡风，我把头埋进他的胸膛。这也是龙应台说的一种幸福吧。温州的水是浑厚重重的，那千岛湖的水就是绿清静。看过朱自清写温州梅雨潭的绿，“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。那醉人的绿啊！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，满是奇异的绿。这平铺着，厚积着的绿，着实可爱”，看时唏嘘不已，以为这辈子难见到这样的水了。

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们见到绿水。打着看弟弟的名义去千岛湖游玩，投宿到弟弟家里，我和小A相拥在窗台上，半夜微风吹拂窗帘，凉风习习。我们相拥望向窗外，低头亲吻，耳语着相亲相爱的情话。

时光荏苒，虽然我们无法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但我从不后悔那段不顾一切去爱的时光，海滩边的脚印可以随着时光漫漶，但那些年的山水，那段情，那段爱在心间永远无法磨灭。